

說  
郗

續  
七  
二

12  
6  
138



112  
6  
138



說郭續目錄

弓第二十二

景仰撮書 王達

仰山脞錄 閔文振

見聞紀訓 陳良謨

先進遺風 耿定向

畜德錄 陳沂

新倩籍 徐禎卿

國寶新編 顧璘



說郭續目錄 卷二十二

金石契

祝肇

西州合譜

張鴻磐

景仰撮書

無錫王達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  
覩之與公曰取彼金公投鑣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  
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哉季子  
大驚既讐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

論曰知人可謂難矣以季子之賢而尤不識被裘  
公况它人乎賢者內重外輕者也埋光鏟采者也  
何物可以動其心季子命公取金何小公之甚哉

景仰樓書  
晉劉麟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諸家君冲聞大愧乃造其父麟之披短褐與冲話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命厨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麟之爲長史固辭

論曰天下至尊者父也子雖仁智不以仁智先其父何也天秩之所在也麟之使冲先造其父禮也短褐不恥義也躬執酒蔬孝也固辭長史節也今之人朝得一官則暮驕其宗族其有麟之者哉然

冲交接其父子之間而不以名爵自逞其亦賢於人遠矣後世以官秩傲于士大夫者觀此亦足自愧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豹席稷屨垂釣自怡縣令使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

論曰士君子不以枉屈自愧者以其直在已也賢在我不智在彼何必因其不智而愧于我哉三代以來賞音者少志和但知徃從役而已吾不知何者爲榮辱也然則邦內有賢而不知彼縣令者何

如人耶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宰相乘馬或不張蓋身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便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耳

論曰君子之富貴不得已而取之者也何容心於富貴哉伊川之言蓋欲公素富貴行乎富貴而公之存心則澹然無所動其中也夫富貴倘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彼促中隘量之人汲汲于得失之間者聞公之風不得無所愧矣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鞋繫解顧左右皆賢無使若因自結之

論曰古之君子隱於下位者多矣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埋光鏟彩懼人之知者君子也使燁燁以求知悻悻以求達烏足以爲君子哉在上者知勢而不知德知貴而不知賢則喑啞叱咤無所不至矣安知無君子隱於其中耶此文王之所以爲聖人也

宗炳字少文好琴書圖畫每臨山水佳處嘯傲忘歸

晉末劉毅領荊州辟爲主簿不就曰吾栖丘飲谷三十年豈可作王門折腰吏耶

論曰晉室衰廢中原雲擾猩羶之氣瀰漫河洛是何等時耶少文蓋有以知之矣與其遑遑救人之不可救之勢又豈若樂天知命以全其天年乎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論曰世人爲婚以門第相夸尚女長子大有終身不婚而成亂者有得強援以凌其夫傲其舅姑彼

詎知妻以配德之謂乎况貴家大族爲富不仁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有不爲其所及者也虞翻之言足以警世之不智者矣

朱桃椎成都人淡泊絕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常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屨也以菜茗置其處易之唐初高士廉治蜀備禮見之不答士廉曰欲使我以無事治蜀矣

論曰桃椎之行雖不合於中庸然其高世之行無求之志則非它人所及也世人得之若驚失之若

驚外重而內輕者聞其風得不爲之愧哉

朱松字喬年生有俊才天然秀發自謂卞急害道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出守建陽晚年屏居建溪日以尋舊學爲事玩心義理之微放意塵埃之外有以自樂

論曰韋齋因褊急以韋名其齋豈所謂克其性偏難克者耶觀松氣象何物可以干其志也世之人立於初年者有矣至於晚年不流於釋老則滯於畱連光景而已豈有如韋齋玩心於義理者哉宜

乎生子集大成爲萬世之宗師也

呂公著字晦叔識慮深遠公輔器也宋熙寧中起知河南尹賈昌朝溫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溫公與公辨論出處不已程伯淳以詩解之曰二龍閒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元祐中與溫公並相歷事四朝簡重清儉出於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寡嗜慾薄滋味聲色華麗視之漠如也宋帝御書其墓曰純誠厚德之碑論曰莊生有云慾嗜深者天機淺蓋嗜慾者戕性

之具也苟能耽於此則天機日削天機者人之虛靈也彼嗜慾既深矣則此安得而不蠹哉呂公夏不扇冬不火非矯情也一性定靜天機明妙耳世之人慄於中而挽於事膠膠汨汨有如狂者如之何而能理大事耶宜乎歷相四朝而得君心也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

論曰不仕隗囂則其節可知矣至於親推鹿車載其弟喪其友愛之情爲如何也耶藹然天倫之懿宜乎有感於楊賢也雖然若賢者抑亦可人也歟聞義則服賢之謂也

武攸緒則天姪也枯淡寡慾日以周易及老莊書以自怡隱居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晚年肌肉充潤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論曰易之同人一陰居衆陽之內衆陽之所同欲聖人恐其昵於私也故戒之曰同人于野亨同人



于曠野則無偏暱之私矣然六爻之中惟初九上九二爻爲善初則無偏私上則居曠野其他則皆弗逮也當武后僭亂之時宗族誰不願附之附之未久禍結滋甚攸緒獨能趨然遠遁存心物外非識見之卓絕德行之謹密者能如是哉可謂得同人于野之義矣莊生云福輕乎羽莫知之載禍重於地莫知之避若攸緒者非所謂善於避禍者歟嗚呼不可及矣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歆弃書遽往觀之寧恥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又嘗與歆共鋤萊地遇金寧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景藏光嘉遯養浩魏明帝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學一藜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論曰志之於人大矣夫事之廢興身之成敗莫不由是而致焉寧與歆生同時學同道其所以異者志也寧則清風峻節名高萬古歆則失身喪節委質二姓豈非志之所致耶詩曰彼其之子舍命

不渝寧之謂也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塾書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論曰士君子患乎志不立耳志苟立焉則天下何物可以干其志哉若休者抑亦有志者歟夫口腹之欲無窮已也以有限之年求天下無窮之欲吾見志之不遂而身耄矣何益之有此君子所以淡然而無所淆也

顏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論曰著龜古雖有之然必先決於已而後資於神去古既遠人心乃蝕擾擾膠膠莫知攸主於是聽於神而不明夫理矣若含者詎非知所重歟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

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備何謂有餘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床而錢數百埃塵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年九十而終

論曰最難制者心也最無窮者欲也以難制之心逐無窮之欲役役乎不知入於禽獸之域也君平告人以忠孝者使人心知所重也得百錢而自足者戒此心無所貪也若君平者抑亦不願乎其外者歟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客居安邑家貧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仲叔聞而嘆曰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論曰節卦上六居節之極節之極者也固守則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不亡之吉也若仲叔者豈非苦節者歟一肝尚不可得可謂苦之極矣然又孰知其此心之天泰然無愧耶校彼昏夜扣人門戶而驕人於白日者大有徑庭矣謂之悔亡誠乎其悔亡也

步騭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一日共修刺奉瓜獻雋征羗坐騭於牖下以小盤飯食之旌不能食騭曰吾貧賤遇之當何愧哉後爲吳丞相

論曰士申於知己屈於不知己彼旣不知我矣我若與之校曲直則彼烏能信我哉若騭者可謂能自處矣

李垂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祇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論曰余讀韓子送李愿歸盤谷序云伺候於公卿之門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未嘗不掩卷而嘆也近世以來士風不振者由士子好於奔競而自辱耳若李垂者豈非識大體而自重者歟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友善劭卒式夢邵呼曰

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日葬子豈能相及式馳赴之未  
至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  
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必巨  
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

論曰朋友爲五常之一其所係非輕也今之人以  
其狹小之量忽乎朋友之道相忌相軋擠之死地  
而不恤不亦深可悲哉觀范張之事誠有關於名  
教不小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豈不信乎

沈麟士齊人也其所着屐爲鄰人所認麟士曰是卿  
屐耶卽跣而返鄰人後得屐以前日誤認之屐還麟  
士曰非卿屐耶咲而受之

論曰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非惟其識之高於人  
正以其量之過於人也量繇識而充識量者君子  
之所以處亂世待小人之道也若麟士者豈非識  
量之兼備者歟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茂菽有稻粱之  
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革輅若文軒之飾終  
身適然不知其爲貧也

論曰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旨甘易足者皆可怡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以方寸之心役無窮之慾僕僕百年曷能已乎此君子之所處貧賤也北宮子豈其人歟

劉器之爲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間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論曰附炎趨熱人之常情世降俗澆士風不競知所自重者蓋鮮矣若器之者豈非自重者歟然非司馬公之賢則無以知其人矣惟賢知賢吾於二公見之

仰山脞錄

江右閔文振

夫善行嘉言德之章也前龜後鑑學之則也見聞  
日涉景跂斯勤儼高山之覩惕仰止之懷將以擷  
庸品於前路湔塵抱以休風庶幾思齊之弗懈進  
善之有宗也事悉本代紀弗以次故曰脞錄

丁鶴年

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常卜日葬其父霖雨  
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翼日雨止葬畢雨如初時

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夢母告以葬所鄰翁韓重者亦夢焉卽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一齒如漆復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祔父壙其誠感如此人呼丁孝子善吟詩有集行於世

章贊善

贊善大夫龍泉章公溢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不舉及成童嶷焉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至正壬辰斬黃妖寇自門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賊所得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子不可使

無後挺身出語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素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之及得公大喜賊師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降者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益怒曰汝誠不畏死曰卽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脫歸避地閩中 太祖以東帛召公遂起爲佐命勲臣

楊退庵



西昌楊退庵卓洪武初爲廣東行省員外郎有周叅政者頗苛刻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二卒山丁邂逅婦人獨行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從卽共殺之婦家踪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行省悉捕至周肆拷掠皆引服屬退庵署案退庵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白周周艷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退庵遂列之庭下視其色聽其詞指二卒曰殺人者汝也卽吐實伏罪徵其所殺刀斧驗之皆合十八人者得無罪周問員外何料事之審退庵曰二十

人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卽不能亂况殺之乎周稱服

### 王賢良

蜀南部王樂善天爵洪武間舉賢良入見 上問曰汝讀何經且試其欽若昊天此文稱 旨又問汝知縣知州如何做對曰首要得民心民心旣得則州縣之事治矣又問汝知知府如何做對曰戒左右勿爲州縣之擾州縣無擾則府事治矣又問汝知布政如何做對曰臣井蛙無遠大之識不敢強惑 聖聽

上喜曰謙而婉天爵之對也遂授太原府知府綽有政蹟

### 方正學

方正學先生孝孺少侍潛溪宋公濂寓京師會大雪太祖宴群臣命各爲瑞雪賦宋公旣醉還邸不能執筆以意屬先生賦翌晨上進上讀之謂曰此非鄉筆辭甚雄偉有用之才也宋公以先生對上卽召見賜緋袍銀帶但無冠耳命大臣陪宴先生披袍束帶凝然中坐言動莊重在座咸驚上連遣內侍

窺之還報上曰朕不能用斯人畱輔嗣君耳後果死革除之難焉

### 趙雙硯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爲中貴題蠶婦圖云蠶未成絲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幸中貴宅見之詰問中貴以趙對卽召除肇慶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

夏忠靖

夏忠靖公原吉先世德興人大父以官寓湖沔遂家湘陰公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于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真不可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公薨贈太師國朝輔臣贈太師自公始

張侍御

侍御清江張公鐸以進士巡閩宣德初督銀場於寧德崇學校禮師儒嘗堂試諸生作詩曰一鳥不鳴費舍幽東風簷外彩雲流啣枚多士胸襟壯織錦何人手段優應有長公當避舍縱非釋子也低頭六經仁義如周道分付諸君莫浪求旣試品高下優獎賞士皆爭奮政暇與士夫觴咏往來不計勢分嘗拓學地築池架亭曰觀瀾又建閣修齋庶鑄鐘鼎造祭器百度一新時年甫二十四少年有爲寧人至今頌其功

鄒立齋

合州立齋鄒公智少負才氣未冠發解全蜀赴會試過三原謁尚書王公恕曰智此行取甲第非所急所急者扶陽抑陰此疏不可不上也王公微哂而罷及入試果登第授翰林庶吉士卽上扶陽抑陰疏指斥大臣無所顧忌有曰切照少師萬安持祿恃寵殊無厭足太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

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再照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立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北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體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云云疏奏謫吏目卒於嶺南事詳理學名臣錄

周翠渠

莆田翠渠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

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則管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泐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子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公在廣德嘗著祠山雜辯以息好鬼之俗善政不可縷舉云

楊文懿

鄞尚書楊文懿公守陳在妊時母夢大星入懷及生天庭有黑子狀如北斗人以為異比登第入翰林每進講必傳經義以納忠誨一日講說命有曰明君圖

治常患其臣不言忠臣進言惟恐其君不行臣不言則君徒負聰明而罔聞乎治要君不行則臣徒費講說而無補乎上德臣言之而君行之若高宗傳說可以為萬世法矣於武成有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治是則帝王之治皆不勞而佚蓋舜所以無爲武王所以垂拱皆常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嘗作內宴樂語以時方逸豫則曰謂豐大必宜日中故豫亨尚虞城復以時方尚邊功則曰慕帝舜之格有苗思宋國之相司馬以時方貴異

物則曰不作無益而功成不實異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無輕民事而惟艱無安厥位而惟危又伊尹之明訓公既進呈語他學士曰萬一蒙上過聽不賢於優孟滑稽之談乎

羅東川

吉水東川羅公僑歷官有聲嘗爲台州知府至今台人稱德政以公爲首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真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

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卽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卽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燃予謂只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真一代巨擘

董蘿石

海寧蘿石董公澣厲隱操有志正學行義多可稱其

何山隱金  
兄貧卽割已產周之友人鄔魯以田來質後魯疾革  
出券燬焉且爲經理喪葬性好吟每有所感輒發之  
詩家徒壁立一不經意人有所覬一介不受一時詩  
家吳下沈石田關西孫太白閩中鄭少谷皆相賡酬  
放浪形骸流連山林有終日長嘯而忘返者年六十  
七聞王公陽明守仁之學負笈走游其門得聞良知  
之說幡然改曰不如此得稱爲人乎悚然就弟子之  
列人問之則曰從吾所好耳更號從吾道人子穀舉  
于鄉欲受校官爲養公止之期以大就臨歿自吟曰

我非汙世中者儔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此  
染一道天泉月自流

見聞紀訓

安吉陳良謨

歸安施相之名翊之名兄弟俱為知州致仕家居田

產參差有唇齒之隙親友日為處分不能解同邑溪

亭嚴公名鳳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恤保愛無所

不至是時偶遇翊之於舟中語及產事公輦蹙謂曰

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今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

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迺惻然感悟遂拉溪

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



解廼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  
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猶樂譚云

同年葉肅卿

名應驄  
鄞人

爲刑部郎中以勘獄忤時宰謫

戍遼東余服闋赴京會於蘓蘓人魏維翰

名應  
召

亦爲

刑部郎謫戍還家來訪余因同過肅卿舟坐中語及  
郡守李公曰此君之同年也今君遠戍宜有厚贐云  
云肅卿艷然不悅曰魏君烏得爲是言吾畱此豈有  
覬耶旣別遽解纜去李公聞之疾趨挽留一餞不肯  
止廼遣吏持贐追至滸墅再三陳懇悃意第領之其

所贐雖箋餌微物皆峻卻無一受者夫肅卿當患難  
顛沛之時而不苟如此其志節可尚也已

余素承太宰漁石唐翁所知比赴閩臬過蘭溪特晉  
謁焉臨別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奈有足瘍不能步  
行當遣兒子汝楫代來余曰小子何敢勞翁但翁官  
居八座年邁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  
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願欲過之邪翁曰固然  
第吾楓山先師名懋  
尚書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輜廼姪朴  
菴公名拯  
侍郎及竹澗潘公名希曾  
侍郎俱守此禮吾其敢違

吁浙有楓山猶魯有岱嶽遺矩歸然而諸公皆能率履不越如此視近時少年纔登一第還鄉乘軒擁蓋揚揚過閭里者果何如耶

同年建德王本立

名建

嘗語余曰渠爲諸生時提學歲

考之後適有分守某叅政行縣諸生謁見間言及考事惟問案首姓名幫補進學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越數日分巡某僉事繼至亦對諸生言及考事惟問黜退停降撲責人數而止餘不問焉諸生廼私相論曰二公發問相反如此吾屬識之且觀二公去後祿位

何如乃後分守公官至戶部侍郎子相繼登第僉事公陞陝西副使遇安化王作亂腰斬之吁豈謂一問遂能致禍福哉蓋言者心之聲而行之表也存心仁厚則一言一行動依于厚焉存心刻薄則一言一行動依于薄焉君子以厚德載物彼殘忍刻薄之人豈享福祿之器哉

正德三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槩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田禾滄沒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槩申災租又得

免且得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  
於是大家小戶狼戾屑越戲劇宴飲無日不爾意揚  
揚自以爲樂也余乃謂家叔兄曰吾村嘗有奇禍家  
叔兄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  
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  
兄殊不以爲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孑遺惟  
費氏僅存五六丁耳至此家叔兄稍動念問吾三家  
畢竟何如余曰雖無被四家之甚損耗恐終有之越  
一年果陸續俱罹回祿嗟余爲此言豈無稽哉大抵

冒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况又  
暴殄天物耶

正德庚午余遊學廣德忽本庠張掌教

名孟敬  
問人使人

呼回謂余曰歸安武大尹

名尚文  
晉江人

迺蔡虛齋高弟今

科必入簾吾介爾往拜其門以文字結知師友之情  
人孰無之場中當必留意余唯而出私念窮通得失  
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托辭不往而是歲  
僥倖中式迺恰由武公所取加溢美焉當時設從張  
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含媿多矣可見人之

出處預定真不須分外求謀徒壞心術也

正德甲戌余下第歸與韋南茗名商同舟至寶應湖

風浪甚惡余戒舟子勿渡南茗強欲行余持之堅乃作詩以膽小見誚俄隣舟徽友四人解維而行南茗指之曰彼獨非人邪遂促使必行舟子不得已方整理篙楫顧視前船開未一箭地忽一浪撲沒不見踪影矣於是南茗搥胷咋舌余亦愕然曰膽大者當何如哉此亦可為冒險躁進者之戒

龍西溪僉憲

名

語我曰往年在京師其同年友某行

人一日過溪西邸謀曰吾欲註門籍幾日何如西溪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耳西溪曰何哉湖廣非險遠况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覲豈不善迺欲避邪行人曰實不然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則楊子山當行子山名良乃西溪曰若為此吾不敢阻君行人竟稱病註門籍不意纔數日吏部遽開選某行人勢不可即出楊應上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膺悵悵而已可見為謀不臧適以自敗反以成他人之功良可哂也已

梅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克積余每對錢煥卿曰此人當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殃得乎過二三年余又曰此人禍且至矣錢又問何也曰曩惟貪吝可鄙而已近聞漸驕橫非速禍哉未幾爲賊刺殺之

遂昌士人劉合峯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泗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剛欲

撐開愚者忽肚疼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于危以自利卽此一念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同年諸揚伯名語我曰嘉興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以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賈於外不虞爲其子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

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耶吾所置金釵在上今顧在下何邪後其子稍自言其故衆相駭歎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况可非分覬邪

朱筆峯

名觀

崑山人與余同官閩臬嘗言其家塾師之

父楊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墜一銀簪于街石上鏗然一聲伺其去遠就其所視之不見止見一蚯蚓在石罅間踟躕良久俄一男子過其所徑俯拾之楊老乃高聲曰此吾所墜簪也其人知其僞徑去

楊老隨而牽其衣不釋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之曰老者休纏將此銀沽酒煮魚作一夜消可也楊老乃歸置魚釜上買酒一壺令其媳煮魚煖酒間忽隣猫突跳釜上媳以杖撲猫猫竟銜魚去因覆其酒而併盛魚噐碎焉人皆憐而笑之夫楊老簪化爲蚓似可怪矣而猶強索之其能食乎吁嗟乎貪夫哉吁嗟乎薄命之人哉

先進遺風

楚黃耿定向

學士宋文憲公

濂

嘗曰古人為學必使心正身修措

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尤篤於

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

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為子孫

計曰富貴一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

嘗一時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

權要索文者非其人雖置金滿橐一字不與縱與之

亦不受餽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公卻不受  
上以問公公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  
以崇國體也

叅政陶姑孰郡公

安

上與儒臣論學術公對曰道

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  
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  
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公頓首曰主誠探本  
至論

楊文敏公

榮

天台魯中丞

穆

登進士後還鄉杜門讀

書絕跡謁請嗣戒行還京有司具腴贖贈之固辭弗  
受或曰行以贖禮也奈何拒之魯公曰筮仕之始未  
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厲之忍乎嗣拜監察御史尋  
擢福建僉事摧抑豪右無所顧避文敏時執政家人  
有犯者亦不少貸文敏以爲賢特薦于宣廟遂拜僉  
都御史魯公歷仕二十餘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  
卒之日家無以殮賴諸公卿賻始克襄事跡公終始  
若此於文敏之知可謂亡負矣

楊文定公

溥

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



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  
日云何日卽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  
識之卽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再  
擢爲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  
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一書逮後文  
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云

楊文懿公

守陳

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

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  
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  
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  
蹠而起居丞乃睨御史不見蒲伏階下百狀乞憐公  
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時陸司寇卒  
有御史過而不吊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閹人辭  
曰適聞吊陸尚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迂御史旋復  
詣陸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  
不至乃歸其人頗慚公偉才高第藻詞淵學藝林推  
爲雄長而介潔自持未嘗干求恩澤爲翰林五品者

十有六年而不調權倖有欲引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語所知曰吾猶嫠婦也茹荼積久乃以白首改節耶濡遲散秩竟以三品終

李文正公

東陽

幼負雋才藉有清譽藝林推為神駿

雲路比之祥鸞其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也其為相也會逆監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眾頗賴之蓋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陵目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册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

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

邦奇

公門人也一日

待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即此一事古風可想已

于肅愍公

謙

被害時籍其家無長物惟

上賜盈甲

袍帶未幾代公尚書陳汝言收上曰于謙囊橐罄懸汝言賊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石亨害公者從旁聽上言低頭大慚

章文懿公

懋

公任翰林時

朝廷舉張燈故事時

命下詞臣詠詩公率同官莊景黃仲昭援蘇長公疏  
意直諫忤旨左遷尋墜僉事年未及艾即力辭官  
歸力田自給四方學者雲從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  
或諷爲文章曰弗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  
矣刪其繁蕪可也弘治中薦起爲南監祭酒以母喪  
力辭詔增設司業廳以居終制赴官世廟初進  
南禮部尚書致仕公嘗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  
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

留客止用以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  
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  
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  
可法云

羅文毅公

倫

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自少勵志聖賢

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嘉其學  
行而憐其貧命邑令周之謝弗受成化丙戌廷對  
幾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中稱引程  
正叔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語執

先達遺風  
政欲節其下句不從 賜及第授官修撰後會大學  
士李賢遭喪去 朝廷留之公請其第告以不可踰  
數日歷陳起復非是援宋富弼及劉珙故事疏奏忤  
旨落職提舉泉州市舶明年商文毅相 召復原官  
尋改南京聞白沙陳先生緒論慕之以疾辭歸時與  
來往居金牛山山有洞名曰太玄結茅以居取給于  
隴畝往來共樵牧受徒講學以註經爲業若無意於  
世者嘗欲做古置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一  
日訪友值嚴寒衣單縷凍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

坐友人知解衣衣之行遇乞人僵于途輒解以覆之  
去客晨至留飯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隣舍于之  
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大率義之所在  
毅然必爲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歿生  
禍福皆所不顧云

吳文定公

寬

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宮官中侍監

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官僚上疏諫

詳實錄

弘治十七年集議

孝肅太后祔葬

廟禮

廷臣皆是公言定議 上喜謂大義深恩竝行不悖

云詳實錄公為人靜重醇實無慨慷激烈之行而能以

正自持遇有不可未嘗碌碌苟隨好古力學至老不

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又篤厚倫誼未第時嘗

讓貢於其友同年賀解元邁疾京師歸其家朝夕視

之成爲服一月喪其篤友誼如此既官尚書歸至里

第步行未嘗乘輿

謝文正公遷初入翰林有御史驟陞都憲臺中循例

丐公言爲賀文公諗其人素不爲公議所與竟辭不

作

王文恪公鑿公初授翰林開門力學避遠權勢弘治

中補充經筵講官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意存

諷諫上退謂左右曰講官云云意指若曹也後廣

敗大臣多被污公獨不與戚畹壽寧侯與公有嫌絕

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

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乃今自附壽寧耶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間巷觀者藉

藉嘆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

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比上

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羨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否尊官蓋俗輩第羨其均以妙齡掇巍科云爾公初以其爲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已其人忽問日子省榜首坊金視衆舉子爲增幾何公大恚卽拂衣起不答而出吁燕雀安知鴻鵠志也昔人謂王孝先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孝先艱然曰平生志不在溫飽類此公旣第選館中秘應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大忤權貴謫某州吏目公年雖不永未竟所志其閔議偉節到今燁然烈矣

朱恭靖公

希周

公仕至南冢宰歸里吳中市貨濫衢

紛華滿耳入公之室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游魚魚雅雅宛然一邑庠中舊時弟子後生間有小不檢則相戒曰恐朱先生知也

王文成先生

守仁

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產者先生

辭卻已一日先生偕董從吾王汝止諸門弟游山偶經其處觀其風景佳勝衷默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膺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已

之難如此云

魯文恪公

鐸

爲舉人時屬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舍宿憐馬卒寒苦卽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爲子小異間閭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途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又爲秀才時曾有詩云古樹岡頭屋數椽主人家世只殘編居臨江漢東南會運到雲龍五百年七澤鳶魚渾道體九州兄弟或顛連西周老鳳雛將近會見梧桐月影圓卽公

家食時其志趣如此今富貴家子弟鞭撻童僕不知輕重忍視骨肉疾苦殆猶秦越獨何心哉

何學憲公

景明

公初授中書舍人奉

敬皇帝哀詔

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象犀珍貝謝弗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李文正薦復原官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其友李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爲直者公獨上書爭之訟得辨軌清宮災上書陳時政極言義子不可蓄宦官不當寵疏雷

先進遺風 六  
中不下人爲寒心時四方學士咸願知公車馬填門  
巷錢寧欲交驩公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  
汚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公叱  
却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賻  
之公和粹冲夷人樂爲友衆目爲台輔中人然性簡  
意寬不善事樞要遂出爲校文之職年亦不永人咸  
惜其未竟厥請云

呂涇野先生 柟 既入翰林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先  
生以鄉人欲引先生爲重啗先生驟與卿佐且援先

故事得入內閣先生遜避不與往來瑾憾且中傷  
先生會瑾敗得已嘉靖中夏貴溪怙寵負材傲睨一  
世顧獨欽心先生先生遷南少宗伯時貴溪贈先生  
詩云天下有道惟涇野其尊信也如此

文莊東廓鄒先生

守益

字謙之甘泉湛先生九十餘

游衡嶽便過吉州游青原山先生率郡中同志友二  
三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殷訪  
友如此卽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  
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辯詰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



食而執醬執醕一遵古養老禮惟謹維時先生年亦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嗣湛先生別歸先生送至境上別時淚潸然橫下沾襟湛先生顧慰之曰謙之何悲甚豈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余過十數年重來晤公也余緬想當時此段風光良知天理烟然在目卽唐虞之庭洙泗之間喜起閭侃之風何以尚諸

念菴羅先生

洪先

魁天下時才弱冠時外舅官棘寺

卿報初下喜甚趨告先生曰喜吾壻乃今幹此大事

也先生聆已而項發赤對曰丈夫事業不知更有多少在此等三年過一人耳奚足爲大事耶是日猶自袖米偕黃何二孝廉聯榻蕭寺中論學焉

魏文靖公

驥

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鱉惡而避

之俄有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傷人追買棄之貸僧錢以償旣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時官舍止携一蒼頭歷年所積俸貲携之不可歸之無人乃召同鄉同年子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薄乎其人

不敢復言

王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清河揮使祗候于江滸具餼致慙慙公嘉其誠款擇受數缶以爲醢醬也旣發用之則皆糞穢單蓋籍以紆夙恨云乃公舟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 旨下命公還官指揮乃逃遁遐方詐爲死家人故爲發喪治殯以愚里人人有仇指揮者踪跡其在執而訟之于公公竟不較前侮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今

語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惡云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于殿陛間蓋矯矯剛方人也乃容忍又若此

王端毅公

恕

由庶吉士授大理寺評事陞寺副出知

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歷江西河南布政拜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多平賊功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令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復業年八十徐葺廬於先隴之次搜閱典籍編歷代名臣諫議一百二十卷又作石渠意見

務刻俗學而求合於聖賢之旨凡四卷後又作石渠  
意見拾遺二卷已又構玩易軒討究易理作石渠意  
見一卷讀書至耄不倦視衛武公之九十不怠交儆  
不殊也

耿文恪公

裕

授給事中以父

九疇

官尚書改翰林官

至禮部尚書時嘗語人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  
王公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杵買油念吾自入仕未  
嘗買油已心竊媿也後公代王為吏書崔後渠洹詞  
亦及此朝士嘗言王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

士自僱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  
所昇肩輿此在公亦其常也近見楊太宰家眷往回  
亦如是

許襄毅公

進

成化中公以御史丁憂還里已起復上

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

從竟不索轎時仲子司徒

誥

方在襁褓叔子少傅

讚

娠在腹而司馬

論

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

姓列大夫牧守郎官者以數十當代世家稱甚盛者

鮮儷云

陳司寇公

壽

由某科給事中累官刑部尚書致仕後

僑寓南京蒙

詔進階一品羊酒綵幣存問公在諫

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短長以沽直名云

董大叅公

朴

公大父曰

應軫

解元官僉憲丈夫子七

蟬聯科第有竝時為南北御史者獨公父未仕公少魯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謂其父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奈何苦之曷不令牧耶

公聞之憤丐工畫一牧子牧牛置座右益奮勵堅苦

力學比長而發慧卒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叅公

中年家居時按楚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當主監

臨欲中公子先時緘書起居公密封所擬秋試經旨

寄公公發書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亦績學負

儒材者後科遇別直指監臨亦卒中式是為

士毅

號

三泉公叅江藩時三泉公為舉人家食遣僕候公宦

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為僕對云里中比年

大稔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骸幾千計矣公惻

先進遺風 八  
然又問曰舉人故窶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繆計  
工費穀若干斛皆貸于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  
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爲者聞然默而  
行之更勿以章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其  
書尚存余省覽之中數百言諄諄道此事更無一語  
及家私也公嗣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于公府嘗  
有鄰翁橫羅盜誣爲郡捕而過其門跪泣訴于公曰  
公素習我善良望活我公曰汝故知我素不干公府  
也其人頓首泣而去已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曰憶

汝昔年新築室余曾詩以賀汝尚在否其人曰在曰  
汝第持此往余不作別字也其人執詩以見郡守守  
覽公詩卽懼然曰而非良善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  
遂釋之其見重于時若此公晚歲豫爲宅兆豫製挽  
歌中有平生師魯叟死不憚門不之句三泉公嗣謁  
選爲蜀別駕己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  
劉陳三公候之邸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  
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爲所累甚甚謹  
識之嗣陞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耳

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  
事不敢少覬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  
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旣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  
間討於公曰往者兒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  
聞之人云杉不如栢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栢耶公  
莞然曰吾茲載有栢子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  
振如其所種栢子遠而蔽蔭耶余聞劉端敏公師  
事三泉公其清節亦有自也哉

蔣司空公

瑤

爲揚州太守會

武廟南巡諸省騷動

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官妾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曰  
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  
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歛以爲媚悅自衣青布袍  
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  
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  
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  
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  
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  
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由是清節

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改於羔羊之節士論韙之

周中丞公

延

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

部共賃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趣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蚤至鳴鐸升座矣司寇視班行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子觀政時一僮携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卽至于此爲之三慨焉公語今蕭右司寇

廩

蕭公亦吉

州人也呼使司寇公覩今士習慨又何如

胡公

壽安

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

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鷄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謂之胡笑曰吾豈無糟糠之念嘗於是思之熟矣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

之故不欲妻子之爲累耳

少宰陶文懿公

大臨

余同門同年也第進士鼎甲官

翰林嗣爲

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

卒公官翰林時曾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晤余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况吾官此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泝越寧家已尙家自越還朝報命往還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所用負載役

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而舟所用牽挽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呻鶉衣裹體之黎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蹠跋淖濘衝冒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余聆亦爲之悚然者累日中心識之不忘今公倘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畜德錄

四明陳沂

沂兒時侍外祖金靜虛公時公年九十餘道宣德  
正統間事甚悉弱冠接夏太常公崇文出其祖忠  
靖公所紀又述丘文莊公言前輩之可法者多忘  
去僅追憶得數事後奉吳文定李文正二公教及  
沂所目擊而著之成篇用以自警名畜德錄雖有  
不倫而取善之意不以人廢有信以終齒者雖細  
亦書正孔子所謂有所試之矣惜聞見不廣尚有

望于同志焉

蹇忠定公義善書 成祖手授金龍文牋命書外國  
詔偶落一字奏曰臣敬畏之深輒復有此 上曰朕  
亦有之此紙艱得姑註之耳對曰示信遠人豈以是  
惜溪然之復授以牋更書之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 賜古硯冬月僕炙冰破損甚  
恐公知召喻之曰受 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遂釋  
之又嘗於驛中天甚寒驛人偶焚隻鞵公知笑曰隻  
鞵何用不加責且以其所遺者賜之又詠螭首詩後

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溪承雨露滋寄語羣  
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人議公太和蓋性度寬  
大其言如此

孫原貞舉進士以修 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  
筆硯時于肅愍公謙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  
爲用耶抑供事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遂與定  
交公居大位薦孫爲知己

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爲其家僕盡易之  
公意不言他日事覺鞫出金還公其主始知公嘗語

音德錄  
人爲子者當求名醫厚結之親有疾則信之必專召  
之必來也公爲尚書北還一小舟常阻於要津其子  
稍設儀仗公見卽命撤去曰豈籍重於是耶公致仕  
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行御史怪問曰  
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  
也御史惶恐謝罪

尚書徐公晞少爲刀筆吏縣有卒伍補謫發誤勾攝  
者欲公脫之夜飲公於家以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  
令歡酒以悅之公不能留明日抱案已脫勾攝且語

其人曰吾昨歸恐汝疑故速致此鄉人服之公爲兵  
部郎中一員外郎每因吏必慢罵遇宿署請公待公  
不爲意其人卒於官親爲殮且厚賻之數年因其邑  
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蔭官尚寶孫中書舍人亦至  
通政

王忠肅公翱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  
主事法以先後叙過間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曰  
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郎調爲考功主事人兩賢  
之公在吏部門無請託太平侯特與上鞠戲自意

可請會朝退從公後徐呼王問爲誰侯以名自通方  
以事啓公不顧作厲聲曰不諳事侯惶恐而退公之  
夫人爲其從子請官舉觴跪進公大怒起手擊夫人  
於地卽出隨使人返慰之事卒不行

禮部尚書姚公夔天順癸未春知貢舉試院災天下  
貢士歿者相籍請諭祭于郊祭自謂不能致防殃及  
賢俊伏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考績  
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 公不可曰是亂法

自我始矣

岳正字子方爲翰林修撰 英廟甚重之嘗曰好箇  
岳正只是大膽後謫戍於邊自題其像曰好箇岳正  
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謂  
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  
來安容得耶

威寧伯王公越都御史總制北伐時嘗親視諸軍食  
飲數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貸每暇命  
出獵計矢中禽之多寡於敵陣爲先後有將官告姦

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於是將士感泣無不用命者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聞有一郡守治酒具進用盒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于盒中隨太守出此見公之濶大如此亦一時之權術也若大體禁嚴此物

疑宜至哉公與夏公墳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

劉東山公大夏爲廣東布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爲

音德錄  
令公到久乃迎告以鄒智殞事故迎遲時鄒以名士  
出謫公亦重之不怪其遲且嘉其賢東山公當發戍  
氈帽布袍途步過 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  
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不欲至戍  
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耶披甲持銳  
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闈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  
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  
拜起手捫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

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  
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麻城李文祥將覆試大學士萬安欲託以孫因許及  
第文祥以正對安怒其孫延於別館有畫鳩屬題其  
末句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後以事  
左遷渡河水泮溺歿

屠公瀟爲御史時直門下彈劾有夷人來朝偶仆跌  
不起公奏云有夷人俯伏不起若欲奏而不能言俟  
扶出具疏以聞人謂識大體

畜德錄  
吳文定公寬爲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  
易簀託於公之旁廡公卽掃室請遷及卒奉殮于中  
堂使子衣衰以答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者書  
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爲棺殮及檢帳有輸官銀  
若干盡喪于娼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  
倪文毅公岳初爲禮部尚書值遣祭金闕真人奏曰  
徐知證知詳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廢但歲時  
典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爲令

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言方採薪  
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托有失奈  
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曰  
公待我以誠我何給之明返命具實謝罪  
儲侍郎囑易簀時夫人以公落髮與鬚指爪甲及頭  
垢各囊盛爲殮其愛親敬身可謂全歸矣  
劉少傅忠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韋之  
父致政家居素奢而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韋  
奉親曰恐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  
事有矣幸勿改節

何編修瑋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得屈諸司同僚以事詣瑾畏其勢不覺屈跪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耳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也

朱尚書希周初舉狀元畧無喜色後歸里惟徒行人器之後爲禮部侍郎家載蓆一車爲公買宅進都城宦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真僞公弗許家人云必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於外平時居翰林人多謂無所可否不知公於大節處無間毫

髮平生未嘗知與人較官之遷轉升沉皆無所與後擢南京吏部尚書人曰不遷是無天理矣及考劾諸司銖兩甚平敗職詆公託有力者爲援命下詰之公辨明以疾去人至是益服

吳俗浮薄吳文定公舉壬辰狀元大宗伯毛公舉癸丑狀元朱希周舉丙辰狀元皆厚德直操人不可及非風氣所能染也



新倩籍

吳郡徐禎卿

余少何延大人之惠幸弛負擔緣經術以舉諸生  
竊不遜與從事二三君子之末斯人俱有髦雋材  
噐角名文墨中居止暱近相與競驩密樂締金石  
之固要在不遺吾願識其成言其就白頭迺究耳  
但羽翮各盡靡可品列茲在身後自有權度之區  
因綜核志行紬緝如左貽之將來俾可考焉

唐寅字伯虎雅資疎朗任逸不羈喜翫古書多所博

通不爲章句屬文務精思氣最峭厲嘗負凌軼之志  
庶幾賢豪之蹤俛仰顧眄莫能觸懷家貲微羨而饜  
習優汰不能自裁日以單瘠跼然處困啣杯對友引  
鏡自窺輒悲以華盛時榮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  
何恐世卒莫知沒齒無聞悵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  
恤賦以自見又嘗自論曰嗟乎唐生何志之肆而材  
之縮邪若使剖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曜也素  
伉於意氣怪世交鄙甚要盟同比死生相護母遺舊  
恩故長者多介其誼槩云

系曰有鳥驕斯高飛提提飲擇清流棲羞卑枝傲蕩  
激揚操比俠士超騰踔詭又類君子長鳴遠慕顧命  
儔侶狼叙苦辛仍要素辭與子同心願各不移恒共  
努力比翼天衢風雨凌敝永勿散飛天地閉合迺絕  
相知

文壁字徵明篤好據古洽聞舊事善議論學者咸高  
之性專執不同於俗不飾容儀不近女妓熹談薄儔  
類有小過時見排抵人有薄技亦往往歎譽焉述造  
勤工常矯諸友曰君等並持欵說而壁獨操翰自苦

新傳集  
譬之騷驥泛駕蹇牛負軛誠不可共語也與諸生朱良育善良育亦卓雅通古謂璧曰夫祿不能代養榮不能庇身時逝日莫將愁厄之不勝子其計之璧曰否否命不可枉時不可忽人生寔難不勤何獲奈何計經經之憂反不困邪子行矣無戾我圖異日當不苦余言也良育竟深賢之余甚偉其狷志賦詩以廣之云爾

蒞生茨蒿中芬臭不相連朱紫本異色觀者苦自眩憤憤世俗間方類千萬端君子尚貞詭氓庶好驕揚磁石能引鍼砥礪乃獨堅鸞鳳不從羣何況於高賢含和而不同聖哲所稱焉飛蠅惡熱羹勗哉復何言邢參字麗文爲人沈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嘉遯城市不急榮祿貧無恒業嘗教授鄉里以著述自娛無所干伺人皆尚之參志旣高而材學精美多屈士子僉以參之淑懿有四焉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一何潔操文優氣柔君子之思奮槩履方恂恂誼士近之不厭遠之有望是豈爲人者乎余因作歌以申歡慕辭曰

親傳集  
雲中谷子鳴且蜚三三五五將焉歸歸在外野獨徘徊從朝無梁暮不炊於何求乎蘆之漪我將往饋羹中魚將子不饑兮我心愉

張靈字夢晉性聰慧善習技巧家本貧窶而復挑達自恣不修方隅不爲鄉黨所禮惟祝允明嘉其才因受業門下嘗作文以勵之關涉篇籍能潛識強誦文思便敏驕曼可采但恨生命逼若遭歷艱困禍殃紛然內無僮僕躬操力作饗殮不繼父母妻子愁思無聊偃息弊廬喟然長歎結心鬱志不遂所懷然不能

感激立節君子有所朝焉其詩曰

咄咄張豎生時命一何迫窘狂趨欲何之家無斗石儲爲汝戚戚復戚戚撫畜老幼當從何須晨起弗躑躅且往探囊貲空負文史腹腸枯竟奚爲寒冬十月裏無重襦短褐聊庇形豈有貂鼉之華衣杵臼不聞舂稚子前告饑寧逢猛虎鬪安忍兒女啼滄浪之天弗用信之賢愚混厚薄若何徒區區芝蘭輒爲草行當隕塵泥悲哉悲哉令人瘁思昔在原憲環堵蕭如仲蔚高士蓬蒿閉居尚繼厥後賢名並驅亂日漫漫

黃河一何深百尺蟠蛟中夜鳴爲君趣車馳洛京思  
將誰從邈無朋飯彼莪芋終何以聊生

錢同愛字孔周早負才惠不受俗訓善文采夸飾修  
容軼蕩簡闊雅爲士林所獎嘗挫溺於時意氣激揚  
眇然有青雲之思庶騰顯美志爲終身名惜其不遂  
廼專精古學諷閱傳記心朗性明目涉知義強力自  
振學有浹洽將沈蓄英華秀而求實綜成名言貽之  
同好而已唐生甚信篤之常謂人曰夫健駒昂昂終  
爲遠器况志士少壯奚能有量哉類嘆其知言云歌

曰

鑽火木見毀策名神亦疲豈不踰食膽健子甘如飴  
匪爲甘如飴男兒寔難爲賢者恤身後愚夫貪厚貲  
人生各有重定志靡可移

國寶新編序

蓋罕生逝而國子悲惠施歿而莊叟嘆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昔魏文言文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  
壽有特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  
文章之無窮也表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也我 明  
龍興文章之美特跨往代鴻儒巧匠川涌雲蒸興文  
者上規黃虞下獵秦漢晉宋以還未暇論也艸創之  
初人文未開雖氣存淳朴而體沿卑陋劉宋諸公從  
容金馬猶未能鋪張功烈與謨訓媲美雅頌同風有

國寶新編序  
識者未嘗不咨嗟恨惜也弘治間君臣一德夷夏清  
晏奇英妙哲方軌金驅文體始變力追元古於時有  
關西李獻吉姑蘇徐昌穀信陽何仲默相與表裏以  
鳴國家之盛今中丞顧公華玉崛起金陵頡頏其間  
墳鏗篋應莫敢軒輊又如希哲之宏博伯虎之奇俊  
繼之之古澹升之之精工太初之清曠履吉之麗逸  
玄敬之冲泊伯時之醇鬯欽佩之雋質叔鳴之新警  
咸號名家素稱國手並與顧公敦道藝之交今諸子  
繼謝而顧公獨存遠惟伯子絕絃之感近念高生間

篋之思綴輯遺文爰加壽梓題曰國寶新編委裘校  
而序之夫文章與時高下而變通之妙存乎其人是  
以孔父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  
也今之作者其無與於斯文者乎表於茲編而有感  
于斯文之興廢也編止所知存者弗錄李子而下總  
十三人陝二人河一人閩一人南畿九人

嘉靖丙申季冬之閏望日姑蘇袁袞識

國寶新編

吳郡顧璘

名氏

亡友十三人

江西按察副使李夢陽

陝西按察副使何景明

應天通州祝允明

雲南叅政朱應登

國子博士徐禎卿



山東按察副使趙鶴

驗封郎中鄭善夫

太僕少卿都穆

太子中允景暘

太僕少卿王韋

解元唐寅

山人孫一元

大學生王寵

續亡二人

江西按察副使田汝耕

江西按察使周廷用

叙贊

李夢陽字獻吉本關中人從父宦遂寓大梁仕至江西按察副使朗暢玉立傲睨當世初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即曰豈六代以還書邪蓋不之讀故其詩文卓爾不群晚始沉濫諸家益濟弘博或失則麓抑矯枉之偏不得不然耳夙尚氣節當孝宗朝上書言事意翕翕希賈生代韓司徒艸

國寶新編  
奏劾諸闖危矣賴武功康子海脫其難視江西學政  
文教鬱興不能與俗俯仰躬陷縲縶誠亦負氣之過  
卒使讒毀叢積擯棄終身伊誰咎哉空同集六十三  
卷可謂富矣姑蘇黃省曾詮次至以辨獄等辭亦錯  
其間祇點之耳

贊口黃初響絕詩道中微唐興二傑大發厥機世  
豈不遠知繼者希桓桓李君生也實後上泝風雅  
志則多有一鳴驚人千古爲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少有神  
解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賦便凌作者時海陵  
儲公確錫山邵公寶領袖文苑咸加賞歎和粹冲夷  
人樂爲友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衆目爲台輔中人然  
性簡意寬不善事樞要遂出爲校文之職以勞致瘁  
弗臻大成咎在政人不在其身也夫文章之道初慎  
師承乃能立體馴臻妙境始自成家觀其與李氏論  
文直取舍筏登岸爲優斯將盡棄法程專崇質性苟  
爲已地固非確論賦咏著述互見短長自古恒然匪  
徒今日若乃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寶亦人倫之雋乎

贊曰辭尚體要矩矱式程異稟拔萃乃貫天人立  
訓範世俾也可循穆穆何君學緣宿解源出自山  
委折歸海旣濟視筏弗舍胡待

祝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仕至應天通判超穎絕人讀  
書過目成誦鉅細精粗咸貯腹笥有觸斯應無間猥  
鄙學務師古吐辭命意迥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  
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  
儒故貴仕罕知其蘊真州蔣山卿嘗見所撰建康觀  
雲記吐舌下之曰文不在茲乎偏才曲學真河伯未

離龍門難與言水也余特賞其知言書學精工自急  
就以建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構若義  
獻真行懷素狂草尤臻妙筆本朝書品不知合置誰  
左

贊曰漢隱方朔明玩祝子傲睨冠紳遊戲文史蓄  
之海涯發也雲蒸騰踏藝苑孰敢爾陵

徐禎卿字昌穀蘇州人仕至國子博士神清體弱雙  
瞳燭人幼精文理不由教廸著交誠感暮賦諸篇詞  
旨沉鬱遂闖晉宋之藩凌獵曹魏長宿驚嘆稱爲文

國寶新編  
雄筮位 武皇朝猷司法比請移學職斯亦可窺其  
雅識矣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  
會折衷備茲文質取充棟之草刪存百一冀成一家  
之言傳諸來世至今海內奉如珪璧所謂雖多亦奚  
以爲也其所研索具在談藝錄中可謂良工獨苦者  
與

贊曰博士清資水淵斯濯遺編熒熒鳳羽麟角唯  
寶貴奇匪以其多有文弗粹山委則那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仕至雲南叅政孝友性成篤  
厚人理愷悌無基刊夷町畦故能善下仁賢兼容謏  
劣卓弘大賢之度職錢穀則政理飭教化則才興斯  
忠信基之矣特詞華彪發泉涌錦燦或當人落筆一  
掃于言旁觀者往往奪氣萋菲攸興此唯芽孽然高  
舉濶視眇然不爲意也及其拂袖歸田益窮詞奧以  
彼易此又豈媚嫉所能知乎今觀其文賦叙綴瞻麗  
森張武庫殆且伯仲潘陸奴僕元白有餘地矣羽儀  
斯世其茲數人也夫

贊曰仁哉叅政不遺其親異類廣舍矧我同人天

授藻心讒夫側目白璧永輝蠅罪何贖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仕至山東按察副使文性淵奧  
吏道精覈主覆戶曹屢籌大計督學山東誓清膠庠  
其甚乃舉郡邑弟子十六汰之士始汹汹弗仕母亦  
矯枉過其正乎詩耻凡語於古愛謝靈運於唐愛孟  
郊於元愛劉因嘗曰此道不宜淺淺則庸茸下矣善  
乎嚴滄浪有言創人直取心肝喻於立命處殫力耳  
毛膚焉足試乎後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言自作更不  
隨人真陵駕千古胆也晚註五經考論歷代史刊正  
先誤自信彌篤或者以爵位駭按察不知正腐鼠等  
烏能驚動之哉烏能驚動之哉

贊曰文尚已出襲乃稱賊江都奮精羣謀靡惑言  
曰法後政曰正邦志所嚮往迅雷長江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仕至南京驗封郎中氣秀巖  
谷發情聲詩雖才韻弗充而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飄  
飄然有逍遙遠舉之志好遊名山嘗入武夷鴈蕩峻  
陟冥搜都忘內顧養疴自遠逡巡郎曹樂負高標殆  
輕人爵時與衢州方豪同好意泊如矣嘗與余期曰

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中道奄殂吁亦奇怪也哉

贊曰靈運樂遊稽康慕僊超然驗封千載同然南海孕靈陽春呈響鵠性鴻情永遺遐想

都稷字玄敬蘇州人仕至太僕少卿清修博學網羅舊聞考訂疑義多所著述好遊山水雖居官曹奉使命有間卽臨賞名勝騁其素懷所得必撰一記輯成巨秩又廣錄古今石遺文爲金薤琳琅集齋居蕭然樂奉賓客啣杯道古以永終日不植生產或至屢空

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餒死日晏如也文簡古有法詩雖過爾冲泊竟非俗具

贊曰詞士披華技陋雕蟲雅儒慕古力紹楊雄懸磬非貧玄酒非薄自顧克然疇測其樂

景暘字伯時流寓南京本儀真人仕至太子中允事母至孝目盲數歲復明昆弟不遠故舊不遺人歸其德厚矣夷曠有度無競無傲仕旣融達好學無怠法左氏馬遷爲文不尚鈎棘字順語圓具有繩準詩主盛唐蕭散遺俗庶幾高卧北窓之懷體固所緩言矣

余器重其人每言必正三事乃弗陟五階而逝其命也夫善書初工真行後師周伯琦小篆頗得風骨

贊曰文以體正詩以興奇味者志怪乃蹈支離中允端士德厚氣直詞鋒沛發靡不中的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備喪母毀瘠卒父徽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少卿承志執節屹有稜範歷仕畱署匪云要樞確明職司金石不撓不曰孝思維則者乎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風旣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

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近詩未嘗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謂爲纖弱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贊曰王子維介明辨義利千金不捐一諾無替詞流別代力紹唐風涵情獨遠執象奚工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蘇州人舉應天鄉試第一坐事廢坦夷踈曠冥契禪理弱居庠序漫負狂名著廣志賦暨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群類青谿倪公見之亟稱才子以故翰苑先輩爭相引援驕妬互會

竟媒禍胎棄落之餘益任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  
託興歌謠殉情體物務諧里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  
尚其辭君子可以觀其度矣今司馬袁袞所刻僅僅  
數篇則其絕詣也

贊曰嗟嗟伯虎孰廣爾志登臺則流牖下斯滯生  
滅旣一寵辱奚驚上善若水是生令名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自云關中長寓吳越間  
卒于湖州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玄巾白袷混游貴賤  
常以鐵笛鶴瓢自隨遇所會心輒一傾倒蓋隱淪之

高逸性好吟詩初談導引人疑其僊晚嬰婚娶入司  
空劉公湖南雅社援進儒術皆非其本色也詩辭極  
備苦心所乏天才耳

贊曰宦達無施愧彼塵鞅山澗考槃乃嘉高尚龍  
笛吟風鶴瓢酌月皎皎太初江湖之傑

王寵字履吉蘇州人貢入太學卒清夷廉曠與物無  
競人擬之黃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罔不樂其溫  
醇詩辭刻尚風骨擺脫輕靡陶鎔李杜汰滌情文旣  
正體裁復滅蹊徑可謂後來之高足惜乎天不假年



國寶新編  
進而未止學士覩其汗血可也諺曰瓊玖蚤折白石  
截業豈不信然哉行書踈秀出塵頗得晉法

贊曰有羨吉人溫其如玉旣安孝友亦泯清濁揚  
芳詞苑先軌是程心遠節促斬其大成

續亡二人

田汝耕字勤甫祥符人仕至江西按察副使勁直好  
義不徇俗爲工任給事中持正執論糾彈不避貴勢  
出爲江西提學副使以氣節立教繼李獻吉之後風  
稜相競不墜道範官亦坐是不達詩宗漢魏文簡古

宗司馬氏力洗脂澤璘在開封迂權璫被逮赴京初  
脫錦衣獄侵夏止一縑袍勤甫解葛衣相衣又爲具  
單布中衣舉酒送出宣武門會何仲默崔子鍾諸君  
卽席賦詩相贈自製一序立就慷慨動人其於斯世  
何如哉勤甫每飲酒酣輒擊節論時事一無避匿  
豪以此見高忌者益側目矣家食以後環堵蕭然蓬  
蒿不剪人比之張仲蔚云

贊曰稜稜勤甫吐氣成虹衆且雌伏獨翹爲雄解  
衣惠困古烈同風環堵終身樂茲固窮

國寶新編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仕至江西按察使才稟超融  
文鋒迅湧兼能博涉強記培滋詞本故援筆長賦爛  
然成章氣倜儻豪岸不宜于俗獨下意名品爲御史  
言事多觸時忌及爲監司每不善遷合失權近意罷  
官之日浚川王公在南司馬以片楮訊璘曰子賢黜  
乎惜哉其受知當世大人深矣有酒量飲終日不醉  
或放口論諸人淺深畧不旁顧余每勸之曰阮嗣宗  
不言人短長嵇叔夜服其遠害幸吾子加意然卒蹈  
之乃其天性剴直不回固一德也

贊曰按察人豪濶視放言揮斥塵濁吐握仁賢文  
藻性成早垂鉅篇吏才斯拙德譽長延

金石契序

肇何人也秉獨雉之耿姿隱偕驂之廣志長思弘益  
必藉於多聞乃憾幽棲未周於藹士爰自賦文之後  
漸繁友德之期逮乎茲年郁焉合志豈伊私助之隆  
厥亦華風之會矣若夫歸向則察乎大通之義論議  
則詣乎太玄之初翰寫則注乎肺肝之蘊問學則盡  
乎玉石之功堪稱不回允謂同聲每一展覲未嘗不  
欽悚而自幸者焉雲思雪興積月加辰因乘心念之  
惇布諸簡槩之內畧陳品致用固因宗如其言行歷

金石契序  
履則弗鄭重喉牙益以所專焉我非曰方人至於信  
年隔境亦不繁攀行第既就遂名曰金石契焉弘治  
四年八月十六日序

名氏

朱存理字性父

史經字引之

朱凱字堯民

楊循吉字君謙

王涑字濬之

都穆字元敬

李詢字好問

邢參字麗文

吳烜字次明

劉棄字封叔

右共十人以齒為次

附一人

張布

金石契

吳郡祝肇

性父

性父爰自弱齡夙勤文學閱三餘以靡空攬五車而  
尤富書闕晉戶吟升宋堂接先曹之典刑暢遺民之  
風格願紬多識庸裨寡聞焉耳贊曰

野有遺良性父老矣深藏若虛博哉君子

引之

引之詞色恬雅氣誼欵原鄙吝親之猶餐玉粒既克

金石錄  
饑腸尤增和氣彰之吟諷不自苟易孔子所謂志仁者乎贊曰

熏熏飲醇浸浸麗澤洗而不厭允矣尚德

堯民

堯民性尚文和韻含芳冽求聲影於先懿研行墨以窮年嗜勝食色劬移行寢崇賢篤分歷久不渝斷金之誼牢敝裘之度廣旣如不及猶恐失之肇之飲惠寔醲惟慙弗報而已贊曰

清矣堯民爽然風塵松顏靡落芝臭常芬

君謙

君謙荷河岳之曠靈結日月之慧氣捲乾鑿坤澄滓守湛四海橫流岌然恒岱鋪千年而銓叙始可得其人乎遐襟耿度望不可齊而乃深懷接挽莫斬開收可謂友道一振也長肇二歲交踰旬紀時獲分霑一毛便得益重九鼎贊曰

君謙堂堂厥懋以揚堪輿之遠孰毀孰藏

濬之

濬之氣抱通朗機局警穎尊賢尚古其善之最肇自

金石錄 四  
頃投漆時曠滌塵雖連呼遠駕辱不遐遺而恒尋夢  
路尚漸居索所惜隱而未見天廢東箭贊曰  
潛之英英雅潔不伍時分秀利削我氛土

元敬

元敬意度騰越論議崇弘言必稱古志將用今動斯  
存禮行不由徑雖以英妙之期而歸然長宿之表綈  
緇額頽歿而後已肇少君一歲辱友晁遙入室霑香  
臨衢駐蓋雖川含芥拾本出仁寬之量而蠅附狗續  
無勝救益之感永言同心遐期童頂贊曰

方冠長裙典刑茲存惇風抗塵哲哉令人

好問

好問天生物則帝降人心譬如桓宮坐皿不溢不頃  
敏學追古恒猶不及積思遠效不安小知輔仁友德  
厥亦隆哉贊曰

人焉允臧粹固靡疾親之潛益喻彼長日

麗文

麗文止水爲心靜山成性抑之不污抗之靡高求古  
劇嗜炙之精嚴修辭匪轉石之真重素位亾諂安節

金石錄  
不允展矣厚資凝然遠器足以潛回玄化坐鎮滄風  
千年叔度其殆庶乎贊曰

金歛其芒玉不露角澆澆百鷲寶哉一鶚

次明

次明儀度明粹格態靖謚智照物先幾通事隱時居  
官守之域應妝宰季之科矣觚翰之事特臻其巧而  
稟茗文翫標點留情屢接王恭之席知愧毛曾之倚  
也贊曰

季姿雅致藻飾素淨牛刀之才可使從政

封叔

封叔敏自華門聿興懿質挺高遐之卓志厲沈潛之  
茂業揚鑣藝圃無退履之蹤飛鞚詞林速籥雲之力  
年逾弱冠地已兼人要終之就誰涯誰闕東南之美  
表後先者子乎贊曰

琚珩其相椎鑿駉駉章華陸離千載南鏐

附一人

張布予門士也天分甚明御就銜勒亦一泛駕



西州合譜

嘉定張鴻磐

崇禎庚午冬十一月十二卧病忍菴汪子子彥對榻  
而宿雨聲淅淅俯仰今昔不成寐因數生平知己中  
道淪喪如乙丑冬客都門聞海陽徐田仲之計丁卯  
春唐元常<sup>常</sup>歿於燕邱戊辰春失李葵仲巳巳二月歸  
自齊安而李長蘅先生歿二十日矣又一月而張彥  
雍繼之自此摧折心腑無復生人之樂今年病瀕死  
又聞張叔維化去六年之中先後零落六人矣余一

病浹歲不起倘一旦朝露地下應不寂寞乎少焉寐而夢夢以一冊授李子僧筏令寫長蘅檀園田仲司馬公署叔維西泠寓舍元常梅花庄彥雍南城別業彛仲松濤閣各爲一圖且告之曰此余與諸君子剖析理道跌宕文酒之地也余旣思其人而不得見庶幾展卷披圖恍然遇之覺而異之翌日亟以語僧筏無忘此緣凡僧筏所未至余一一爲指點其境圖成出示舉目愴然西州之慟益淚下不能自止也嗟夫古之人如王摩詰之輞川蘇子瞻之雪堂羅昭諫之

汴河客舍宋延清之陸渾庄劉長卿之灞陵別業沈休文之八詠樓千載之後過其地而歛歔憑弔流風餘韻不勝挹也余二十年師事長蘅先生檀園春秋之辰雪月之夕客未嘗虛座余未嘗不從有無憂患無不過先生與彥雍而是謀者檀園與城南每望而如歸元常多四方之游或隔歲一造其梅花之居彛仲松濤閣或經月一詣而相知之真皆二十年如一日也甲子乙丑客於田仲武林署中傾蓋定交有國士之感時叔維亦寓西泠湖山風月得與叔維共之

西州合詩  
以盡十年之懷叔維有送余北游詩云看花泛雪情  
俱韻汲水尋僧迹尚新蓋實譜也惜也諸君子之中  
唯田仲少效於爲郡而未竟其用長蘅三上春官賈  
志以終至於彥雍彝仲老於青衫叔維元常老於布  
衣天之於諸君子可謂嗇其遇矣要以孝友爲經詩  
書爲緯咸無適俗之韻出處離合不必同也余之交  
於諸君子俱託性命瀝肝膽以古人相期師友久斲  
不必同也若諸君子之交情長蘅則稱合併矣長蘅  
而外未必皆有平生懽而余抵掌論交動必稱諸君

子則諸君子之交情未始不默聯於余之心也九京  
而下神明往來安知諸君子不懸翩於夙昔開尊下  
榻嘗茶看畫之地乎夫輞川諸跡與諸賢之名並美  
千古而人不必一其地地不必一其世今諸君子遠  
不出數百里之外近不踰南阡北陌之間風雅相尚  
意氣相得古今所難獨俯仰之間遽成陳迹悲夫是  
圖也誠一室之西州也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展  
卷披圖恍然已見諸君子之風流豈待涉輞川登雪  
堂而後想見摩詰子瞻諸賢也哉乃遂題曰西州合

譜且述所夢以紀作圖之緣如此又六日小至忍菴道人張鴻磐記

檀園

李長蘅先生文章書畫妙天下所居檀園室宇亭榭皆饒有畫思望而知爲幽人之宅好武林山水嘗欲移家入皋亭桃花塢自魏璫竊柄毒流正人先生旣罷上公車而西湖亦起璫祠先生有答聞子將詩云西湖如沸羹豈以此易彼蓋先生從此決避世之志矣乃於園中復鑿曲沼開清軒通修廊栽花灌木若

將終老焉四方問字之屨及窮交故人乞一木一石以終其世者填戶外無不厭所欲而去余家相去僅數武晨夕得侍函丈先生以小友呼之有逾於東坡之與王庠者彌留之際余楚游未返先生惓惓問歸期不置比歸而先生已死嗟乎余實愧先生矣

司馬公署

余客於徐田仲田仲館余於湖上俾得盡湖山之勝時田仲以郡丞縮五篆文檄旁午而尊酒論心必及古今成敗之事言凶感應之理玄言澹致使人自遠

居官有循吏風西湖之人至今思之若慈母餘事爲詩作書都有古法家黃山白岳間每欲爲余辦買山錢因勸卜鄰此意甚真余心識之是秋田仲擢守括蒼期余同行不果田仲未之官而疾歿司馬公署乃武林聚首之地也

西泠寓舍

張叔維畫筆宗董北苑吳仲圭生於虞山游跡終歲多在西湖自號西泠寓客故烟巒出沒善得吳越諸山之神詩才清逸尤妙於七言絕句程孟陽先生數

稱之爲人孤介自守苟非意氣所合縱王公要人黃金白璧浼焉去之青山賣人卽分散貧交或買舟沽酒挈伴湖山間不畱一錢真異人也

梅花庄

唐元常爲王洪洲侍御館甥少卽力於古文詞慷慨尚意氣先人緩急有烈丈夫之風侍御愛其才館穀之於家凡所著述多商略焉余辛亥困於鼠牙徃依侍御與元常定交已而侍御分淞村宅傍梅竹十畝爲元常卜居戊午春堂成古梅晚花燕竹早笋余十

宿元常之舍有贈新居詩云欲邀風月更何地長與  
琴尊對此君元常屬書之壁是歲秋及辛酉壬戌癸  
亥又數過皆再宿聯床夜話往往達旦未嘗不共歎  
侍御之歿悲古人不復作也甲子元常游燕丙寅余  
於都門別元常南還遂不復見矣悲夫

南城別業

張彥雍博極群書凡諸史百家內外典無不通曉溢  
爲詩文有萬斛泉之勢制舉之業亦若瑤艸瓊英商  
彛周鼎識者貴之中年不遇又善病閉門息交城南

之居非余輩二三子不爲啟關也已巳春余將遊越  
而彥雍寢疾甚乃留與歸子子便共視其卧起醫藥  
者一月彥雍死余經歲不忍入南城蓋巷無居人矣

松濤閣

李彝仲詩才清敏書法適古尤長於尋丈大字美標  
格有玉樹臨風之槩余每過濤閣彝仲必手瀹佳茗  
覓名酒出新詩吟諷信宿不忍別爲人情深而外嘗  
漠然人或以此少之垂髫相得廿載無間余一人而  
已

丁

